

北风那个吹

一群因命运而聚在一起的青年

一段因责任而苦苦等待的情缘

一场因疯狂而扭曲变形的爱恋



高
满
堂
文
集

高满堂 / 著



万卷出版公司
WANJUAN PUBLISHING COMPANY

高
满
堂
文
集

北风那个吹



万卷出版公司

© 高满堂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风那个吹/高满堂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 6

(高满堂文集)

ISBN 978-7-80759-934-0

I. 北…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0011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35mm

字数: 430千字

印 张: 25.5

出版时间: 2009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会鹏 杨春光

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

责任校对: 陈文本

版式设计: 万晓春

ISBN 978-7-80759-934-0

定 价: 29.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386

传 真: 024—23284448

E — 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第一章

一九七四年腊月初八，辽南的月亮湾大队知青点发生了一件怪事，圈里的一头母猪竟然跳过半人高的圈墙，跑到月亮湾的冰面上玩耍，把两条后腿劈了叉，残废了。

话长在舌头上，心里是怎么想的，话就怎么从月亮湾大队知青点点长庞秀岩嘴里直溜溜地吐了出来，“这是个阴谋，肯定是个阴谋！”话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的右脚像叹号一样，狠狠地往地上一跺。

庞点长没说错，这事儿离奇到了不贴谱的程度。那头猪已经饿得没劲儿抬眼皮，喘气都打晃，绝无气发丹田，肋生双翅，一鹤冲天跳过半人多高圈墙的可能。这明显有人在捣鬼。他作为一点之长有责任也有义务立即查出这个坏人是谁，让他好好尝尝自己的厉害……庞点长越想越激动，他要马上召开全点知青大会展开调查。庞点长把平时挂在脖子上，表示权力的铁哨含在了嘴里，腮帮子鼓得像要快吹爆了的气球，没命的吹起哨子来。

“嘟……嘟嘟……嘟嘟嘟”刺耳哨声像针一样，扎在了青年点里男女知青们的耳膜上，他们一个个很快跑到了食堂里集合。

辽南的冬天，大地就像掉进了冰窖子，嘎嘎的冷。大家几乎把所有的衣服都套在了身上，围着青年点食堂的大火炉，一边哆哆嗦嗦地烤着火，一边听着庞点长深入浅出地分析案情。

庞点长头上戴着一顶和杨子荣一个样式的大皮帽子，他阴沉着脸，像指挥千军万马，身负拯救国家和民族重任的大军事家一样，背着手在炉子前踱着步，悲愤地说：“同志们，当前阶级斗争很复杂，我们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点里发生的事，是个阴谋，绝对是个阴谋！幕后黑手琢磨这头猪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天天在琢磨，夜夜在琢磨，就是打盹儿做梦，也在琢磨！这个人简直就是为这头猪而生，为这头猪而活！”

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一个长着一对长门牙绰号叫兔子的知青，他的脸抽抽成了一团全是褶子的抹布，最后还是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这一笑让庞点长有些下不来台，他板起了脸，故做威严的训斥道：“严肃点！你……你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哪儿去了？你怎么还能笑的出来？！这头小母猪，可不是一般的母猪，这是咱们点里唯一幸存的一头猪娃，它能活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说到这里他环顾大家，开始了极富感情的激情演讲，“同志们，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只要让春风一吹，咱这头小母猪的春心，马上就要荡漾起来……”

赵春丽是个快人快语的漂亮女孩，不服气地撇了撇嘴：“什么呀，大庞。”庞秀岩个头长得高，同伴们都习惯叫他大庞。“你也太有革命乐观主义激情了吧？你看它都瘦成什么样儿了？还没有咱们坐的板凳肥。它想发情不假，可它得有发情干事儿的身子骨儿啊。”

兔子接过嘴：“可不是怎么的，这头可怜的小母猪，要不是有猪皮挡着，骨头早像刺猬一样刺出来了。”

大庞勉强笑了笑：“不错，它是瘦了点。但它瘦的只是皮肉，精神上没有瘦，青春是永远不会瘦的。只要它还在喘气，爱情就不会枯萎。它要恋爱，要怀孕，要生孩子，这是大自然赋予它的权利，没人能剥夺得了。如果它没有受伤，你们等着瞧好吧，到了明年秋天，那就肥成堆、猪满圈了，这是一幅多么生动喜人的社会主义丰收景象啊！到了那个时候，公社知青办来咱们点儿检查，会被这个情景所感动，会多奖励咱们几车麦麸，对不对？就连咱们大队脸上也有光，说不准儿会多给咱们几车地瓜，对不对？可现在呢，可现在呢！”大庞激动起来，失望、气愤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猪后腿让你们整劈叉了，今生今世只能像石狮子那样蹲在那里，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了。咱们的美好理想全顺着走水道走了。”

另一个叫刘青的女孩调侃道：“我说大庞啊，你节哀吧。千万别把小屁儿当成炸雷，事情没那么严重。唉，也是的，咱们这头猪，还是挺漂亮的，你看那身段，多苗条……”

大庞白了她一眼说：“那是饿的！”

“你看那尾巴……”

“没尾巴了！尾巴都掉进了像山沟一样深的腩沟里面去了，还断了一截！这也是一桩无头案，肯定被谁割去红烧了！”说着大庞狠狠地盯着兔子看。

兔子勉强笑了笑：“谁能干这种缺德事儿？没准是一不小心挂在哪儿挂断了。刘青说得对，咱那猪是挺漂亮的，还是大眼睛，大眼皮儿……”

赵春丽咯咯笑了起来，“怎么说话？大眼睛，双眼皮儿。”兔子赶紧改口：“说错了，是双眼皮儿。”

一场严肃的大会，愣是被这几个竖插杠子横打炮的家伙搅了局，没了肃穆的气氛。大庞有些恼了，生气地说：“屁话，谁家的猪不是双眼皮儿！”

刘青看了看大家，挑衅地对大庞说：“小母耗子来例假——多大点儿事儿。那猪不就是肌肉拉伤吗？小毛病，离心脏还远着呢，养两天就好了。你放心，耽误不了它谈情说爱。明年春天一到，咱们给它好好打扮打扮，描个蓝眼圈，盖个红盖头，照样可以嫁出去。”

兔子说：“谁说不是！咱们还要给它挑个条件好的，最起码是公社以上单位养的公猪。咱们这头小母猪还是处女呢。现在处女多难找。”说着他不由自主地偷偷扫了女知青们一眼。

大庞一看场面越来越失控，忙提高了嗓门，大声喊道：“都别说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他想了片刻接上了刚才的话头，“啊，我说这个人，他一直在算计着这头猪，他自以为聪明，但在目光雪亮的革命群众面前，还是露出了马脚！”

大家随着大庞的目光，朝食堂的角落里望去。

帅子像个没事儿人似的，低着头，嘴里正嚼着烤熟的玉米粒，嚼得嘣嘣直响。帅子就像他名起的那样，是青年点里公认的美男子。眉清目秀，身高体健，只是眉宇间流露着狡黠和顽皮。前段时间他闲得无聊，自制了几把飞镖，拿生产队的黄牛开练，三头黄牛先后中镖受伤。他让公社人保组抓了起来，关了好几天，看要过年了，这才放回。

刘青见他没有反应，踢了他一脚，帅子抬起头来看看大家，故作天真地笑了。

大庞开始了有的放矢地推理破案：“猪圈的门是关着的，可小母猪为什么能跑出去呢？你们有谁见过猪跳高？没见过吧？肯定是这个人跳进猪圈，把小母猪抱出去，看着它跑远了，才喊：猪跑了，猪跑了！你们就追出去了。”

女知青荆美丽忍不住插嘴道：“大庞，你没分析错，是有人叫了。”“谁叫的？”大庞睁大了眼睛紧盯着荆美丽，她回答的结果就是侦查的答案。“没听出谁的声

音。”荆美丽低下了头，小声嘟囔道。

大庞回过头来看了帅子一眼，又冲大家点了点头：“都想想，都好好想想。这个人是谁？”见找不着答案，大庞继续他的推理：“猪为什么往冰河上跑？猪是最怕冰的，肯定是这个人故意往冰河上撵。大家呢，傻乎乎地跟着这个人撵，猪拼命地跑，跑着跑着就大劈叉了，残废了，养着没用了，就得吃肉了。”

众人一阵言不由衷地叹息：“唉，没办法，就得吃肉了。”

大庞抬高了声音：“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他不但懂得人体结构，还懂得猪怎么才能受伤，残废……”

大伙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帅子的脸上。帅子不嚼嘴里的烤玉米粒了，开始摆弄身旁水桶里的冰块。

大庞看了他一眼，话里大有深意：“这个人练过功吧？跳过舞蹈吧？还会冰上芭蕾吧？着急吃肉了吧？是啊，可以理解，今天是腊八节……”

帅子站起来了，朝大庞走去。众人紧张地望着他俩，以为要打起来。大庞紧张地盯着帅子质问道：“你想干什么？”

帅子笑道：“我都听明白了，你半天是在说我。没事儿，我不生气。我刚从公社人保组放回来，这事就应该怀疑我，怀疑一切嘛！可我的问题都说清楚了，有结论了。”

大庞说：“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结果……”帅子打断了他的话：“点长，我刚回来。回来后，你还没有欢迎我，拥抱我。来，咱们拥抱一下！”说着他夸张地展开双臂拥抱大庞。

大庞一把推开了他说：“你少拿资产阶级这一套来腐蚀我。”

帅子冲上前紧紧地搂住大庞，不停地拍打着他说：“大庞啊大庞，在公社人保组这些日子，我真的非常想念你，真的，你是哥们儿，是朋友。我算来算去，在月亮湾这些年，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帅子哽咽了。

大家咧着嘴看他俩，有好戏瞧了，谁都知道帅子肯定要一报还一报，开始调理大庞了。

大庞装着被感动了：“帅子，别这样说，跌倒了再爬起来，只要你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会有出路的。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帅子也是感慨万千：“朋友啊，到底是好朋友啊，路遥知马力……”“哎哟！”

大庞突然尖叫了一嗓子，猛地推开帅子，不顾一切地解开腰带，把手伸进去掏什么。

女知青们都捂上了眼睛，有的叫道：“干什么你呀！”

“赶紧报告大队，大庞大白天脱裤子耍流氓。”

“咣当”一声，一个拳头大小的冰块从大庞的裤腿里掉下来。大家这才知道是怎么一码事儿，都笑疯了。

查归查，打归打，残废的猪马上要杀了吃肉。留着就是消耗口粮，知青点里缺的就是口粮。

大家在院子里支起了一口大锅，点柴烧水。上来两个人，用杠子抬起那头可怜的小母猪，朝杀猪床抬了过去。猪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拼命地尖叫着，释放心里的极度恐惧。

枯燥的生活，令人把杀猪这档子残忍事儿，也当成了娱乐。众人默默地跟在后面，垂着头，做哀悼状。有的人嘴里还有板有眼地哼起了哀乐。

猪绑到杀猪床上后，帅子扶正了头上戴的高高的土耳其皮帽子，手里拿着杀猪刀，动作夸张地摆起了屠夫的架势，他学着大庞的口气，严肃地对大家说道：“这头猪马上要告别我们了，它使我们活着的人，一想起它心里就非常难受。”

众人像合唱一样扯着嗓子喊道：“非常难受！”

帅子哽咽了：“它的一生很不容易，任打任骂，任劳任怨，吃的是猪狗食，还经常吃不饱。想起这些，我真的不忍心动手啊……”

“你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是啊，让我们在胃口里怀念它吧。敬礼！”

大家认真地向猪致敬，这也是真诚地向猪致歉。

帅子握着杀猪刀朝猪脖子扎去。动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停下了，目光定在了对面的知青点门口黑板报前。众人随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一个姑娘一手提着旅行袋，正在看黑板报。她是个少有的美人儿，所有称赞姑娘漂亮的词儿，都可套在她身上。无怪帅子冷不丁瞅她一眼，立马就傻呆了，忘了他正想干的事儿。

帅子小声问旁边的人，这是谁呀？一个平时和帅子关系不错，叫李占河的小伙伴说，不认识。看样子像串点的，是谁的同学吧？兔子说，看样子不像，比

咱大五六岁，是谁的姐姐吧？

“长得挺漂亮，气质不错！”

“看上了，弄她？”

帅子摇头说，现在不行， he 现在是监管期间，不能再惹事儿了！兔子吐了一口吐沫说，那他代表帅子去弄她，主动送上门，错过就是罪过。

帅子说，随便，反正他没心情。他现在的的事儿是杀猪！说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猪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完成了它最后的呼唤。

兔子朝姑娘走了过去，走近了，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了对方好几眼。姑娘像是老和尚入定，没有反应。兔子流里流气地开了口：“喂，哪来的？”姑娘还是没理他，继续专心地看着黑板报，自言自语：“这也叫文章？也敢登出来？”兔子嬉皮笑脸的套近乎，“哎，问你呢。哪来的？进去烤烤火吧，天多冷啊。”

姑娘还在看黑板报，摇着头自语道：“巴掌大的文章，竟然错了八个字！还有脸往上写。”

兔子朝姑娘走近了一步，两人脸对着脸，身体快贴到一块儿了。兔子又问，跟你说话呢，哪来的？姑娘这才看了兔子一眼，用打发的语气说，随便走走！

人家爱答不理，兔子的嘴不能闲着，他问姑娘是串点的？姑娘摇了一下头。他毫不气馁，接着问是探亲的？姑娘又摇了一下头。兔子故意惊呼，明白了，离家出走走到这儿流浪来的？

姑娘觉得他很好玩儿，就笑了笑，兔子突然热情似火地说：“那就快进屋！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得到阶级兄弟的温暖，我不给你温暖谁给你温暖？一肚子苦水，咱俩热炕上倒，快进屋，快进屋……”

兔子右手抢过姑娘的旅行袋，左手自然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你来的正在节骨眼儿上，看见没，我们正在杀猪呢。你先到热炕上歇歇乏，一会儿大肥猪肉炖粉条子，就热乎乎地端到你跟前了。咱姐弟俩一边等上菜，一边嗑瓜子，唠唠嗑，你把眼泪和苦水，尽情往你弟弟这儿倒！”

姑娘看了他一眼，抿嘴笑了笑，真跟着他进了屋。

那边帅子已经把比一只草狗大不了多少的小母猪开了膛，开始血乎哧啦地往外掏肝掏肺了。在旁边打下手的李占河，一直盯着兔子和姑娘进了屋，又是着急，又是高兴地叫道：“嗨！这就上手了！简直比猪血往外喷的都快！”

大庞也笑了：“玩这个业务，兔子是行家。多少无辜的漂亮女人让他的迷魂

汤灌倒了。嗨，这闺女又完了！将来咱们怎么和人家家长交待啊，你说是不是啊，帅子？”帅子低着头专心地掏出猪的内脏，没有吭声。

一个叫大华的知青说：“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弄不好兔子和她认识，要不然三言两语，那个女的就跟他进了屋？”李占河说：“你知道什么呀？全世界漂亮的女人兔子都认识！”

帅子突然放下杀猪刀说：“我来尿了，先上趟厕所。”说着急匆匆地走了。大华盯着帅子的背影，坏笑道：“嘘！有感觉了，有感觉了，你们看见没，帅子走路都是撇着腿儿走！”

大家起哄地笑了起来。在屋里兔子和姑娘处得挺近乎，两人盘腿坐在热炕头上。兔子还是觉得不解渴，又把身子往前凑了凑，套近乎说：“我看你挺面熟的，好像在哪见过。在哪儿呢？在哪儿呢？”脑袋在姑娘面前晃来晃去。

姑娘说：“我看你也挺面熟的，在哪儿呢？让我想想……”兔子一拍脑袋，叫道：“对了！”姑娘一拍大腿说：“想起来了！”

兔子说：“在县城，向阳饭店，对不对？”姑娘点点头说：“那天你喝醉了，摔了人家六个碗，七个碟！”兔子想了想说：“还有两瓶酒，对不对？”姑娘绘声绘色地说：“你当时还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拍着大腿说，他妈的，这辈子回不了城啦，还把鼻涕往人家饭店墙上甩……”

兔子把手伸到了姑娘面前说：“握握手，握握手，咱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弟会保护好你的，谁欺负你了，你就跟我说，我削死他。”兔子一拍自己的胸脯，“我要是打不了他，我还有朋友，帅子。你听说过这个人吧？人家父母是搞艺术的，知识分子，帅子会跳芭蕾。打架可灵巧了，再加上能豁出命，眼珠子一红，长腿一扫，那地下就得哎哟哎哟倒一大片，你信不信？”

姑娘让他说笑了，兔子掏出了烟问，来一支？姑娘接过烟叼在了嘴上。兔子掏出火来给对方点着了烟，顺势摸了一下她的手。姑娘没恼，抿嘴一乐。兔子眯缝着眼，大口大口地吐着漂亮的烟圈儿，烟圈儿一个接着一个套在姑娘的脖子上。

姑娘让他呛得咳嗽起来：“你们青年点能人可真不少啊，你再给我说说，要是这个点好，我就在这儿落户了。”兔子又朝姑娘身边凑了凑，瞅对方不注意，故意吹了一下烟灰。姑娘的眼睛让烟灰眯了，她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说：“我眼睛眯了。”兔子说：“是吗？快让我帮你吹一吹。”说着凑到了近前，为她吹起了

眼睛，两手开始不安分起来。

这屋里忙乎屋外也没有闲着。窗外聚着一大堆人，屏住呼吸扒着窗缝，瞧好戏。李占河也在这些人当中，他看清楚了，像战场上的通讯员一样，猫下腰，轻手轻脚地跑到杀猪床前，压低了嗓门激动地喊道：“弄上了，弄上了！那个女的都躺在炕上了！”“完了，又一个姑娘牺牲了！”大庞这一声叹息，不知是嫉妒还是懊悔。

帅子刚上完厕所回来，一听这话打了一个愣神儿。

就在这时，屋子的门“咣当”一声被从里面冲开了，像是在院子里响了一声锣，众人一惊，急忙朝门口望去。只见兔子满脸是血地从里面滚落了出来，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他顾不得爬起来，趴在地上胆儿虚地叫了起来：“不好了，不好了，撞到枪口上了！”

大家正在纳闷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只见那个姑娘披着军大衣，神态威严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全院子里的人除了兔子，都看着她，姑娘大声说：“都到我这集合！”语调虽不高，但不怒自威。

众人被这一嗓子镇住了，傻立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措。

“怎么？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都到我这集合！”她的话就是命令，有一个人动，大家都跟着动了起来，围拢到她身旁。

姑娘的语气和缓了些：“今天是腊八节，我想和大家一起过这个节。我没空着手来，屋里旅行袋里装着个熟猪头，送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我的家就住在小牛庄，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牛鲜花，今年二十五岁，县革委会委员，兼着县武装部副部长，我是主动要求到咱们月亮湾工作，下决心彻底改造月亮湾的落后面貌！我现在的身份是，月亮湾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兼管你们青年点工作。今天初次见面，你们青年点就给我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

众人木然地看着牛鲜花，唯有帅子不服气地抱着胳膊乜视着她。

“什么恶劣的印象呢？黑板报上文不对题，错字连篇。再看看你们的宿舍，说句不好听的，脏的像猪圈。还有他，”牛鲜花一指趴在地上还没有爬起来的兔子，“他叫兔子吧？”兔子抹着脸上的血：“那是外号，我有大名。”

牛鲜花指着兔子恨恨地骂道：“你是一个流氓，有大名有什么用？只能是为

丢人用的。今天要不是过腊八，我立马就把你送进公社人保组，叫你一气蹲到二月二！帅子是谁？”帅子答应了一声：“是我。”

牛鲜花看了他一眼：“是你？你不也是刚从公社人保组放回来的吗？那儿的滋味好受吗？”帅子话里嵌着骨头，冷冷地回敬道：“说啥呢？好受不好受，我都受了。”

牛鲜花没和帅子计较，转过脸来对傻愣的知青们说：“好了，今天过腊八，我不想说太多，过年咱们就应该说过年话。等过了年，咱们有的是时间，再一点儿一点儿说不好听的。一句话，我早就了解了，月亮湾的知青点是全公社最落后，最差的，可以说，乌烟瘴气，臭名远扬。”

李占河不服地大声嘟囔道：“我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后代，根正苗红，臭也臭不到哪儿去。”

牛鲜花生气地瞪了他一眼，“我要提醒大家，既然我管青年点，那我就要管出个样来，绝不允许再这样下去了！青年点必须整顿，你们都要有精神准备！好了，不说了。咱们一起过节吧！把肉都给我炖上，我还带了几瓶好酒！”

牛鲜花说罢，披着军大衣进了屋。

牛鲜花人走了，好像她的魂儿还在，大家仍在原地立着。大庞小声对众人道：“还像电线杆一样傻立着干嘛？快跟领导进屋啊！”说着他头一个跟了进去。

过了好半天，大家才你推我搡的进了屋。就见大庞规规矩矩地站在炕前作汇报，牛鲜花盘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笔不停地在本上记着。

“这猪不杀不行了，两条后腿大劈叉，都站不起来了。”

牛鲜花停下笔，抬起头看着大庞，说道：“这就怪了，好好圈在猪圈里的猪，怎么会跑到冰河上呢？怎么会大劈叉呢？”

“我也觉的这里面有问题，专门开了全点知青大会想查这件事，会开了一半……唉……”

正说着赵春丽跑了进来汇报：“不好了，猪肝丢了一半！”

“什么？猪肝又丢了一半？”

赵春丽说，是啊，刚发现的。牛鲜花合上了笔记本，看了看大家，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青年点有点儿意思！大庞望着牛鲜花请示说，牛队长，你看这事……

牛鲜花语气坚决地说：“查！一查到底，不查个水落石出，我就不姓牛！”

头号嫌疑人就是帅子，这小子没在屋里，大庞到处找他。帅子刚从厕所里出来，大庞就把他堵住说：“快点儿，牛队长要查猪肝问题，现在要找你谈话了！”

“好，你先走，我再去趟厕所。哎呀，我肚子又绞劲儿疼了。”帅子说着两只手一捂肚子就要往厕所里钻。

大庞一把抓住帅子说，不行，牛队长正在等着呢！他边说边推着帅子朝食堂走去。帅子问，牛队长不是在屋里嘛，去食堂干啥？大庞说，她在食堂等你，那地方正式。

到了食堂门口，大庞从后面猛地把帅子往里一推，自己溜了。帅子一个踉跄栽进了食堂，他放眼一望，食堂里只有牛鲜花一个人，正披着军大衣坐在火炉前烤火。

“牛队长，你找我？”帅子故作谦卑地问。牛鲜花没有看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坐吧。”

帅子随便捡了一条凳子，远远地离牛鲜花坐下了。他伸手刚想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又把手缩了回去，也装模作样地烤起了火。

牛鲜花还是没有正眼看他：“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帅子低着头烤火没有吭声。

“你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牛鲜花的身份，她是在代表组织跟帅子谈话，而帅子竟然像没有听见这句带有宽恕意思的话，没露出一星半点儿感谢的意思。

牛鲜花纳闷地问：“你能不能靠炉子近点儿？离那么远干什么？”帅子一听这话，又特意把凳子往后挪了挪说：“我嫌热。”

“热了就把帽子摘下来吧。”

“我头怕凉。”说着帅子按了按头上的土耳其帽，像是怕帽子掉了。

牛鲜花用火钩子捅着炉膛里的火，笑了笑说：“你的问题非常严重，看了几本外国书，好像有《茶花女》《羊脂球》，还有一本是《漂亮朋友》吧？看就看吧，还到处串点，成宿论夜地传讲。全公社十二个大队的青年点，你都去遍了吧？”

“盛情难却，都是朋友们请……”

牛鲜花火了：“你给我闭嘴吧！你能啊，胆敢把资产阶级的毒汁，喷洒到了全公社的青年点，知青们受到你的毒害以后，出现了集体中毒的现象。留大鬓角，穿喇叭裤，鸡腿裤，一个个屁股绷得像蒜瓣一样，两腿勒得像两个猪肘子，

好多知青变得是非观念不强，好坏不分，香臭不知，革命意志衰退，一到晚上鬼哭狼嚎，到处在唱《拉兹之歌》！”

帅子马上认错说，我有罪。牛鲜花说，更严重的是你还传播政治谣言！帅子叫屈道，他是被蒙蔽的。牛鲜花一针见血地说，少为自己辩解，为什么别人没有被蒙蔽？关键是你思想有问题。帅子态度很好，说起了套话，他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牛鲜花突然扭过头来，严肃地盯着帅子，问他为什么镖牛？帅子说，那头牛一见他就横眉竖眼。牛鲜花觉得眼前这家伙说话很有意思，便好奇地问，牛怎么能竖着眼看人呢？说，它怎么看你？

“是这样看。”帅子斜着眼睛恶狠狠地盯着牛鲜花。牛鲜花想乐，可还是强忍住，她说帅子很有表演天赋，听说还会跳芭蕾舞。帅子说他父母都是搞文艺的，他们从小就送他上少年宫学舞蹈。

牛鲜花好像来了兴趣，问他父母都是跳舞的？帅子摇摇头说，父亲是话剧团的，母亲是曲艺团的。牛鲜花点点头说：“你的档案我都看了，你父亲叫帅是非？”

“对！演过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不过他是B角。”牛鲜花不知道啥叫B角，以前没有听过这个词儿，一下子让他讲糊涂了。帅子解释说，就是主角的替补，他出身不好，不让演主角。

牛鲜花点了点头问：“你母亲是不是叫蒋玲？在曲艺团唱大鼓？我见过，小时候我跟我爹到县城里听过她唱《绕口令》，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桌子四条腿儿……她嗓子太好了，像银铃似的。你为什么不学曲艺和话剧，跳起舞来了？”

“父母说我的条件好，天生是跳舞的料。”

牛鲜花主导着谈话的内容，她像打太极拳，把话题又圈了回来：“咱们扯远了，说眼前的事儿吧。你特别恨那头牛？”

“对，特别恨，我特别恨牛……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姓牛。”

“那没关系，你还特别恨猪吧？”

帅子弄不清牛鲜花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吭声。牛鲜花盯着他问，愿吃猪肝吧？帅子直着脖子辩解说，才不喜欢吃那个东西呢，见了就恶心，从小就

不吃。牛鲜花说，看来丢的这半拉猪肝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了？帅子语气坚定地
说，那是，他好歹也是一个讲究的人，哪能干这种事情。

牛鲜花紧盯着帅子说，帽子不错啊，戴着挺漂亮。来，给我看看。帅子忙
抬起两只手按住帽子说，免了吧，太脏了。我头出油，一股大油味。

牛鲜花见帅子不肯，也就不勉强了：“猪肝好吃呀，知道猪肝有几种做法吗？”

“不知道，我烦猪肝，没有研究。”

“那我告诉你吧。过年的时候，它是在咱们这儿最讲究的一道菜。有熏猪肝，
酱猪肝，有卤水猪肝，有爆炒猪肝，还有熘肝尖儿……”

那年头没什么好吃的，牛鲜花说得帅子口水直流。牛鲜花说着说着话题又
转回到帅子的帽子上：“你这顶帽子是什么时候买的？我在市场上没见过呀！”

“牛队长，我能不能上趟厕所？”

“你不是刚从厕所里出来吗？”牛鲜花透过食堂的窗，什么都看见了。

“我有个毛病，尿频……”牛鲜花目不转睛地盯着帅子，帅子说话的声音越
说越小，小到没声。

“坐下，离炉子近点儿，我要和你好好谈谈心。大队决定今后你由我监管。”

帅子无奈地挪了挪凳子，靠近了火炉。不知是紧张还是热的，一会儿脸上
开始淌汗了，有心想摘下帽子，又忍住了。时间不长，一股黑红的血，从土耳
其帽子里缓缓流到了帅子的腮帮子上。

牛鲜花看着他的脸，满意地微笑着。帅子故作惊讶地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头什么时候破了？”

牛鲜花欠了一下屁股，“唰”地一声从屁股下撕下铺垫的半张报纸，递给了
帅子，关心地说：“擦擦，快擦擦，快流到脖领子里了。”

帅子赶紧接过报纸，擦去左腮帮子上的血，一边擦一边故作纳闷地自言自语：
“这是怎么回事？”

“没事儿，一会儿熟了就不流血了。”

帅子呼地站了起来：“我得上趟卫生所。”

牛鲜花也站了起来，一把把帅子按在凳子上，严肃地说：“你给我坐下继续
烤火！今儿哪儿也别想去！”

帅子只得无奈地坐在那儿，寻思了一会儿，语气一改，讨好地说：“牛队长，
家里有几口人啊？我听说过你，那可是了不得啊，人家都叫你铁肩膀，钢姑娘，

牛筋腰，铜脚掌，一天挑二百趟粪，肩膀不红不肿。劈山放炮，抡一天大锤不嫌累，插一天秧不带直起腰，光着脚走百八十里山路，鞋都破了，脚掌在石头上都能蹭出火星来，你也不叫苦。真佩服你，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帅子这边瞎白话，那边他帽子里又往外淌黑血了，像蚯蚓一样往下爬着。

牛鲜花欠了一下屁股，把剩下半张报纸也抽出来递给帅子：“你又出血了，擦擦吧！”

帅子几乎要崩溃了，他一边擦着腮上的血迹，一边还得哄牛鲜花：“牛队长，我大叔大婶的身体挺好吧？”

牛鲜花站起来，站在了帅子的正对面。帅子也站了起来，绝望地看着牛鲜花。

牛鲜花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到食堂门口，她又站住了，背对着他轻声说：“帅子，你父母是文化人，你还是学芭蕾的，有知识，愿读书，不要轻贱了自己！今晚写个检查，明天交给我！”说完推门走了。

帅子一屁股蹲坐在了凳子上，赶紧摘下头上的土耳其皮帽，那半拉生猪肝已经化了一大半，黏糊糊和着黑色的猪血，弄了帅子一头。

大庞这边也是紧忙乎，他心里惦记着兔子到底占着便宜没有，小声问兔子：“你和牛队长刚才在屋里到底怎么了？没什么事吧？”

兔子坐在炕沿上，低着头不停地往嘴里填炒豆子，像是发泄，嘎巴嘎巴嚼得挺响。知青们围着兔子默默无语。

李占河急着问道：“到底下没下手？”兔子不嚼豆子了，低着头小声嘟囔着：“毁了，可毁了……”“到底怎么毁了？你就别吊大伙儿的胃口了。”刘青让他捻得难受。

兔子低下头说：“耗子玩猫，能有什么好结果。”大庞问道：“摸了？”兔子又往嘴里填了一粒豆子，狠狠地嚼了一个响。这就是回答。

李占河问道：“睡了？”兔子一脸的苦笑。李占河一拍自己的大腿，叫道：“你小子赶紧找口棺材钻进去吧，你完了，彻底完了，这辈子别想回城了！”

大庞添油加醋地说：“兔子，你这个祸惹得太大了，在月亮湾基本是没有活路了，敢摸敢睡牛大队长，她不把你往死里整才怪呢！你想啊，她现在分管咱知青点，咱的小命全在她手里捏着，招工回城，她只要轻轻一摆头，你这辈子永远扎根农村修地球吧！”

兔子低着头，嘴里的豆子嚼得嘎巴嘎巴直响。他想了想，有了主意，开始找纸找笔写检查。他要争取个好态度，求领导从轻发落。

笔墨准备齐备以后，兔子撅着屁股，趴在炕上开写了，大伙在旁边提词儿。大庞提第一句词儿：“见到你，我兽性大发……”“别说得那么难听，”刘青插嘴道，“叫春心萌动！”李占河提第二句词儿：“我流氓成性，把你当成了下酒菜！”大庞接着说道：“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啊，您就是我们新来的牛队长，铸成如此大错，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兔子一一记在纸上，他看了看大家，着急地问：“下面再说什么？”

李占河想了想，说道：“我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找原因！还有，这句别落下，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

这些话兔子全写在了纸上。大庞说，这些话差不多了。写好了赶紧给牛队长送去。兔子问，她老人家在哪儿？大庞说在食堂里找帅子谈话。

牛鲜花跟帅子谈完话从食堂里出来，天又下起了鹅毛大雪。门前的雪地里跪着一个人，把牛鲜花吓了一跳，定睛看去原来是兔子，他身上全是雪，看样子已经跪了一段时间了。

牛鲜花轻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兔子也不抬头，从怀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张纸，双手举过头顶：“牛队长，这是我的检查……”

牛鲜花没有接检查，她看了看兔子，快步走了。兔子没有站起来，他把头慢慢埋进雪里，无声地哭了。人家连检查都不接，这仇大了，他这辈子没有回城的希望了！

帅子真把牛鲜花的话当事儿了，他离开食堂，把头收拾干净以后，闷在屋里开始写检查。正写着，有人把两块月饼放在他的桌子上。帅子抬头一看，刘青站在他面前。

刘青问，检查写完了？帅子叹气说，一个字也没写。刘青很纳闷儿，写检查对帅子这样的人来说是轻车熟路，这回就这么难写？帅子噘着嘴说，那可不行，全是猪的问题，从哪下手呢？

刘青说：“不知从哪儿下手，你也得写。这个牛队长虽然比咱们大不了几岁，做事干练果断，你千万要小心，要是得罪了她，和兔子一样，这辈子别想回城了！”